

為誰斯人獨憔悴

春風不回首，花染紅唇爲了誰？
夏蟬忽沉默，荷留清香能爲誰？
秋雲不願留，楓殘菊謝又爲誰？
冬梅空自守，飛雪鎖夜能等誰？
春夏秋冬悄悄走，歲歲年年慢慢熬。
熬成白髮與燭共憔悴。
喔！你究竟是誰，是月是星還是水？
水中人影啊，又是爲誰斯人獨憔悴？
原來人生舞臺，有人裝誰就像誰。
曲終人散，有人卻依依戀那個誰。
真的是這樣，真的是這樣。
我想我早已知道，夜夜來的是誰。
那是千真萬確的風影，讓我無從後悔，只能一生相隨。

劉天擎 12/15/07

右邊情人背後愛人

她一直以爲自己是他的最愛，他雖然給不了自己名分，但他給了她足夠的時間，足夠多的他們在一起的時間。

生意場上，他帶着她，談笑風生，運籌帷幄，彷彿他是周瑜她是小喬；工作之後，他粘着她，陪她買菜燒飯看碟，堅持到不能再晚的時候才離開。特別是每次獨自開車帶她出去時，上車前他總會一路小跑地爲她打開副駕駛的門，帶着幾分調皮地說：“寶貝，請。”等紅燈的時候，他會伸手過來握住她的手，輕輕地撫摩，似乎所有的幸福都在這只手上。

那天，是一場大型宴會，他在公衆面前的正式伴侶只能是妻子。他擔心她會生氣，便也帶上了她，當然是以秘書的名義。反正是帶有應酬性質的Party，帶個女秘書沒有人說什么，在妻子面前也說得過去，因爲有些應酬上的具體事情可能用得着秘書。仍舊是他開車，上車時，她很知趣地朝駕駛員後面的座位走去，把那個親密的副駕駛座位讓給他妻子。他卻阻止了，拍拍副駕駛的座位，叫她仍舊坐那。妻

子位大家閨秀型的女性，知書達理的樣子，露出不帶一絲雜質的純淨微笑向她解釋：他這人固執，從不讓我坐副駕駛位置的，戀愛那會兒就不讓，都堅持10多年了。她“哦”了一聲，心上卻“嗤”地劃開一條口子。

她也是開車人，她知道副駕駛位置意味着什么，只是之前沒有想過而已。還是學車時教練就告訴她，遇到意外時，駕駛員會本能地避讓，而讓副駕駛位置直接撞擊，所以副駕駛是最危險的位置。在有些國家，如果讓小孩坐副駕駛，司機將受到懲罰。而駕駛員後面的座位是正位，是相對來說最安全的座位。每次她從機場接重要客戶時，都會主動讓人家坐正位。10多年了，他一直讓妻子坐那個最安全的位置，可是一天都不曾讓她坐過。那個最親密的右邊位置，原是最危險的；他後面那個隱秘的正位，才是最安全的港灣。她擁有的，到底只是一個打着愛情名義的副駕駛位置。

到底到底，還是找一個一輩子讓你坐正位的男人好好過日子吧。

教訓。議員心煩意亂，根本聽不進那么多的話。

面對失敗，議員對自己越來越沒了信心。有一天，他到一家食品店里購食品，有位認識他的收銀員卻輕輕鬆鬆地對他說：“議員先生，謝謝你的光顧，另外，我多么希望看到以前那個自信和笑容滿面的人。”

收銀員的這句普普通通的話，讓議員十分感動。面對這位並不熟悉的人，議員差點掉淚。三年後，議員再次參選，他順利地當選了。議員後來收銀員成了最好的朋友，因

爲議員認爲是他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，幫他重新找回了自己。

我們迫切需要像溫泉一樣的言語，它最像春風一樣拂面，我們是多么地迫切需要它，但它又是離我們那麼遙遠。

這不是大家的錯，也許我們從來沒有刻意組織自己的言語。你認爲，這對自己來說，並不是至關重要的，其實全錯了。



作者:流沙

遠東紀念公園 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

8592 Darrow Rd, Twinsburg OH 44087
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請打電話:330-819-0277

穴位從\$950起，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爲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福人擇福地
福地福安
祖先安，後人樂
遠東紀念公園
全爲福人備
預先選定一處風
水福地，既可陰澤後
人，又可爲自身添福
增壽。



飯，而是一輩子到哪兒都有飯吃。

該忘記的。改變能改變的，接受不能改變的。

能冲刷一切的除了眼淚，就是時間，以時間來推移感情，時間越長，衝突越淡，彷彿不斷稀釋的茶。

如果朋友讓你生氣，那說明你仍然在意他的友情。

有些事情本身我們無法控制，只好控制自己。

我不知道我現在做的哪些是對的，那些是錯的，而當我終于老死的時候我才知道這些。所以我現在所能做的就是盡力做好每一件事。

男人在結婚前覺得適合自己的女人很少，結婚後覺得適合自己的女人很多。

有時解釋是不必要的——敵人不信你的解釋，朋友無須你的解釋。

人干點好事兒總想讓鬼神知道，干點壞事兒總以爲鬼神不知道，我們太讓鬼爲難了。

廣告就是告訴別人，他的錢還可以這麼花。

對待知識分子的態度，標誌着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；對待工人農民的態度，則是考問這個民族的良心。

人生在世無非是讓別人笑笑，偶爾笑笑別人。

女人喜歡有安全感的

每星期六的晚上，媽媽照例坐在擦乾淨的飯桌前，皺着眉頭歸置爸爸小小的工資袋里的那點錢。

錢分成好幾摞。“這是付給房東的。”媽媽嘴里念叨着，把大的銀幣摞成一堆。

“這是付給副食商店的。”

又是一摞銀幣。

“凱瑞恩的鞋要打個掌子。”媽媽又取出一個小銀幣。

“老師說這星期我得買個本子。”我們孩子當中有人提出。

媽媽臉色嚴肅地又拿出一個五分的鎳幣或一角銀幣放在一邊。

我們眼看着那錢堆變得越來越小。最後，爸爸總是要說：“就這些了吧？”媽媽點點頭，大家才可以靠在椅子背上鬆口氣。

媽媽會抬起頭笑一笑，輕輕地說：“好，這就用不着上銀行取錢了。”

媽媽在銀行里有存款，真是件了不起的事。我們都引以爲榮。它給人一種暖乎乎的、安全的感覺。我們認識的人當中還沒有一個在城里的銀行有存款的。

我忘不了住在街那頭的簡森一家因交不起房租被掃地出門的情景。我們看見幾個不認識的大人把傢具搬走了，可憐的簡森太太眼淚汪汪的，當時我感到非常害怕。這一切會不會，可不可能也落到我們的頭上？

這時戴格瑪滾燙的小手伸過來抓住我的手，還輕輕地對我說：“我們銀行里有存款。”馬上我覺得又能喘氣了。

萊爾斯中學畢業後想上商學院。媽媽說：“好吧。”爸爸也點頭表示同意。

大家又急切地拉過椅子聚到桌子面前。我把那只漆着鮮艷顏色的盒子拿下來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媽媽面前。那盒子是西格里姨媽有一年聖誕節時從挪威寄給我們的。

這就是我們的“小銀行”。它和城里的大銀行不同之點在於有急需時就用這裏面的錢。昆斯廷摔斷胳膊請大夫時動用過。戴格瑪得了重感冒，爸爸要買藥的時候用過。

萊爾斯把上大學的各類花銷——學費多少，書費多少，列了一張清單。媽媽對着那些寫得清清楚楚的數字看了好大一會兒，然後把小銀行裏的錢數出來。可是不夠。

媽媽閉緊了嘴唇，輕聲說：“最好不要動用大銀行裏的錢。”

我們一致同意。

萊爾斯提出：“夏天我到德倫的副食商店去幹活。”

媽媽對他贊賞地笑了一笑。她慢慢地寫下了一個數字，加減了一番。爸爸很快地心算了一遍，“還不夠，”他把煙斗從嘴里拿下來端詳

了好一會之後，說道：“我戒煙。”

媽媽從桌子這邊伸出手，無言地撫摸着爸爸的袖子。又寫下了一個數字。

我說：“我每星期五晚上到桑德曼家去看孩子。”當我看

到幾個小妹妹眼睛里的神情時，又加了一句：

“昆斯廷、戴格瑪和凱瑞恩幫我一起看。”

“好。”媽媽說。

又一次避免了動用媽媽的銀行存款，我們心里感到很踏實。

即使在罷工期間，媽媽也不多讓我們操心。大家一起出力幹活，使得去大銀行取錢的事一再拖延。這簡直像遊戲一樣有趣。

把沙發搬進廚房我們都沒有意見，因爲這樣才可以把前面一間房子租出去。

在那段時間，媽媽到克茹帕的麵包房去幫忙。得的報酬是一大袋發霉的麵包和咖啡蛋糕。媽媽說，新鮮麵包對人不太好。咖啡蛋糕在烤箱里再烤一下吃起來和新出爐的差不多。

爸爸每天晚上到奶製品公司刷瓶子。老闆給他3夸脫(1夸脫等於1.14公升)鮮牛奶，發酸的牛奶隨便拿。媽媽把酸了的奶做成奶酪。

最後，罷工結束了，爸爸又去上工。那天媽媽的背似乎也比平時直了一點。

她自豪地環顧着我們大家，說：“太好了，怎麼樣？我們又頂住了，沒上大銀行取錢。”

後來，好像忽然之間孩子們都長大工作了。我們一個個結了婚，離開家了。爸爸好像變矮了，媽媽的黃頭髮里也閃爍着根根白髮。

在那個時候，我們買下了那所小房子，爸爸開始領養老金。

也在那個時候，我的第一篇小說被一家雜誌接受了。

收到支票的時候，我急忙跑到媽媽家里。把那張長長的綠色的紙條放在她的膝蓋上。我對她說：“這是給你的，放在你的存摺上。”

她把支票在手里捏了一會，說：“好。”眼睛里透着驕傲的神色。

我說：“明天，你一定得拿到銀行里去。”

“你和我一起去好嗎，凱瑟琳？”

“我用不着去，媽媽。你瞧，我已經簽上字把它落到了你的戶頭上。只要交給銀行營業員，他就存到你的帳上了。”

媽媽抬頭看着我的時候，嘴上挂着一絲微笑。

“哪裏有什么存款，”她說，“我活了這一輩子，从来没有進过银行的大門。”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: 浦瑛
總編輯: 劉元華
版面 / 網頁編輯: 程里賓

移民法律顧問: 黃唯
撰稿人: 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
哥倫布責任編輯: 陳青杰